

## 〈雪文〉

一樓的客廳還殘留一股油墨味。

燈沒開，只有老舊電視亮著。螢幕白光隨著影像跳換，反覆射散在黑暗的空間，沒有一絲聲響。這時候的電視總被靜音。

柏偉的父親坐在癱軟又裂痕密佈的沙發，變幻的白色光芒照射在他的臉上，有些溫熱。

已是凌晨兩點半。

三個小時前，他躺在二樓臥室的雙人床，準備結束依然如此平凡的一日，然而渴求入睡的意志，仍敵不過清醒的身體。

他心想——唉，閣再起來看電視嘛好。

他深知自己無力對抗失眠，就像身體無能對抗歲月一樣。他的皮膚每一處都是鬆軟的皺摺，蠟黃的暗沉。全身上下唯一硬朗的，只剩下他的脾氣和摻有血色的糞便。

他整張臉被電視強光打亮，黑色老人斑清晰可見，頭顱歪向左側，眼皮時而微張，時而蓋住他使用了八十年的眼眸。他陷入半夢半醒的狀態，白色汗衫底下的胸腔，有氣無力地緩緩起伏。

有時他混淆於現實與夢境，有時他希望紮營在夢裡不要醒來。現實總是不由自主，現實是他必須迎戰的艱難。

柏偉的父親時常夢到他與前妻的孩子，卻從來沒夢到柏偉——他與第二任妻子的血脈。無論柏偉遠在他方，或繭居於自宅，始終未曾進過他的夢中，也未遺留在他的夢外。

柏偉最近再次搬遷回家，向母親說他已辭掉台北的工作，擺脫漫長工時，之後打算找一份不那麼辛苦且真心喜歡的工作。

柏偉的父親對此只是悶哼一聲，認為兒子見過的世面不及他的一片指甲。

過橋較濟你行路，食鹽較濟你食米——他每次都順著如此肯定的念頭俾倪兒子。但他這次無法肯定兒子將在家裡待多久，因為之前柏偉退伍後，在家住了半年以上才赴北部工作。

與其說他看不慣兒子賦閒，不如說他不習慣兒子搬回家裡。

過去幾年已穩定下來的居家空間，如今被迫產生波動。像是他想排泄肛門內緣那摻有血色的糞便時，兒子正在浴廁洗澡；或是他拖著軀體起床下樓，準備成為家裡首

位進食者，兒子卻已在餐桌吃到一半；又或者打開電視，總是殘留兒子上次最後鎖定，自己所厭惡的極限運動頻道。

最讓他難受的，莫過於浴室的肥皂不再圓潤光滑。

一塊雪文<sup>1</sup>本底好好，煞予伊用甲爛糊糊——柏偉的父親最近洗澡時，發現肥皂變得坑坑疤疤，頭凹一塊，尾也凹一塊，肥皂的香氣，彷彿為此減去幾分。坐在板凳的他，手握肥皂，不滿地搓洗背部和腋下。肥皂與他的皮膚摩擦後，凹洞才漸漸抹平。

他不禁想，原本安穩靜好的日子，都因為兒子的歸來，增添新的煩惱，也弄亂舊的習慣，像是家裡住進一隻大象，怎樣都讓人覺得擁擠與壓迫。他越這麼想，越感到脆弱的晚年被塗上一層黑色的黏稠油墨。

好通來去暈矣——他抖動了起來。

他關掉老舊電視，俯視端詳自己的身體，一片凝結的寧靜。他手撐著沙發起身，儂行上樓。熟悉的樓梯爬了數十年，淡淡的灰色足跡是他活過這間屋子的證據，只不過，他覺得樓梯似乎一日比一日還高了。

這幾年，柏偉的父親覺得雙腿像被熔入了沉重的鉛塊，侵蝕掉肌肉的空間，他逐漸體認到何謂舉步維艱。甚至，一旦冒出痠痛感，他的情緒就會膨脹起來，質問妻子怎麼不快去問隔壁的推拿師傅有沒有空。

如果妻子不在，他倒不會使喚近期歸來的兒子，寧願忍著痠痛，直到妻子返家。

終於走到二樓。柏偉的父親隱隱聽見妻子的呼吸聲。

被肉身折磨的同時，他慶幸聽力沒有退化得太嚴重，不需要使用助聽器，耳根子讓他還保有一塊珍貴的面子。妻子雖然和他睡在不同房間，但他也能藉由起伏的氣息，掌握妻子的存在。

二樓最靠近浴廁的房間，傳出柏偉的打鼾聲，一陣一陣振動他的耳膜。有時候，他覺得自己的膜就要破了，流出血來。

柏偉的父親摸揉耳垂，意識到近日的難以入睡，必然與兒子發出如大象般的低沉悶聲脫不了關係。

他再度進入臥房，躺下，等待失去意識，但等了許久都等不到。

佇膨椅<sup>2</sup>會使暈，是按怎佇眠床煞暈袂去？——他不明白。

---

<sup>1</sup> sap-bùn，肥皂。

<sup>2</sup> phòng-í，沙發。

他放棄對抗那張雙人床，起身吃下一顆安眠藥。他不記得昨日是否也有吃，因為那對他而言已是不復記憶的事。他坐在床沿，等待藥物發揮作用，消滅身體的任何一絲清醒。頭晃了幾下後，他躺平，沉沉睡去。

以往此時，柏偉的父親不該是這樣從電視機前敗陣下來，反而應該套著滿足的表情，離開住家對面印刷廠的麻將桌，穿越瀰漫油墨味的馬路返家才對。

他曾經是印刷廠的固定牌友，夜夜征戰兩三雀才肯罷休。但在前年某日後，他不再被邀約，也未得到理由。

柏偉的父親並不知道，其他人嫌他出牌越來越慢，拖垮節奏，耗兩個小時才打到北風北。後來，他們私下都叫他老歲仔露螺<sup>3</sup>。

巧合的是，他的背上確實長著一坨殼，從背部隆起。隨著年歲增長，殼也跟著巨大，從側面看，身形跟Y字母的右半邊一樣，既佝僂又老朽。步行時，他的臉孔便和地面的距離日漸拉近，彷彿在預覽幾年後的入土。

醫生說是低骨量，加上椎間盤退化，不得不變形的重度駝背，建議他不要長時間打麻將，或是坐沙發。但偏偏他不打牌的時候，是沙發上的露螺，厚著臉皮去打牌，又會被笑老歲仔露螺。他一向自信於他屬於慢老型，慢慢變老的基因類型，可是旁人覺得他的慢老，是又慢又老。

但柏偉的父親並不服老，一根白頭髮都不肯服。

打從他油膩的頭皮冒出第一根白髮後，他便如同專制極權的獨裁者，不經審問也不予寬待，立刻就地槍斃白色叛亂犯。

每個月，他會坐在那張陪他征戰一生的辦公桌前，慎重拿出一罐黑色染髮劑。他先將染髮劑倒入免洗杯，用梳子沾抹，旋轉攪拌幾圈後，開始往毛髮抹去。另一隻手穿戴透明薄手套，撩起頭髮內層，染髮劑平均密合在頭頂的每一根髮絲。像他當年新婚後，徒手粉刷新房的牆壁一樣。

染髮劑和油漆同樣都有刺鼻的味道，但油漆能長久附著牆壁，染髮劑卻擋不住新生的白芽，比油漆多了一抹無以為繼的層次。

柏偉的父親消滅白色叛亂犯的習慣，維持了數十年，每次間隔一個月，沒有一次例外。塗抹完，他也必定在三十分鐘後走進浴室，讓溫水洗去他蒼白的擔憂，然後再次獲得年輕而嶄新的黝黑。

---

<sup>3</sup> lōo-lê，蝸牛。

即使越近期的事他越記不得，但是上一次染髮發生的事，他怎樣都不會忘記。當他塗抹完的三十分鐘後，居然進不去了——進不去裡面應該濕潤、溫暖且空無一物，只能服侍這個家的王者的浴室——因為柏偉正在裡面洗澡。

這嚴重破壞了他的日常時間，或者該說是他的軍紀時間。他總是把莫名的攪擾，聯想成陰曹地府派來的軍隊，只為提早將他牽亡而發起的各種攻擊。

根本就是刁故意來亂湮<sup>4</sup>——他想。

時間一旦遲了，染髮的成效就亂了，那是他不願也不肯容忍的事。他的拳頭朝浴室塑膠門敲去。

較緊咧啦！透中晝咧洗身軀，出來啦——青筋隱現在他的黑色老人斑之間。

幾分鐘後，兒子出來了。他聽到開門聲，從座椅起身，在走道與兒子擦身而過。他看見柏偉頭髮濕漉漉沒有擦乾，鼻子也是，上衣和短褲也濕得一塊一塊，還拿著一條尚未擰乾的內褲。

他停駐在眼前所掃過的光，那道光發散自兒子帶有光澤與水分的黑髮，宛如月夜裡波光粼粼的海浪。平常甚至懶得看兒子正臉的他，此刻卻忍不住多看那光澤一眼，一種複雜的情緒在心裡醞釀。

即使如此，他還是立刻讓老式的念頭跳出來，蓋住方才湧現的難言之情。

少年人毋去外口<sup>5</sup>拍天下，覷<sup>6</sup>佇厝內毋知咧創啥貨——他不得不這麼想，才能保持自尊的無損。

柏偉的父親在十幾歲時，隻身去台北工作，從學徒、技師、主管到高雄分公司總經理，用了二十年光陰攀至高位。跟隨他光榮返鄉的事業，是銷售日經牌鉛字中文打字機、代客打字服務，還有傳統油墨印刷，這是他在八〇年代賺到兩棟房子的根基。

他聘請的幾位打字小姐，總是啪啪啪聲響不絕，熟練操作鉛字中文打字機。

她們左手握住承載兩千四百字的鉛字版手把，前後左右滑動，在灰色的鉛海裡尋字，找到後便以右手按壓打字桿，機械裝置一個反作用力——啪——字就熱騰騰地印在滾筒的紙上。

柏偉的父親聽著打字機啪啪啪的聲響，感覺像錢幣掉入金袋的聲音，清脆、響亮、繁華，為他帶來整袋的心安。

<sup>4</sup> luān-siâu，搗亂。

<sup>5</sup> guā-kháu，外面。

<sup>6</sup> bih，躲。

打字小姐的其中一位即是柏偉的母親，她的座位在他辦公桌的正前方。當他沒有外出談生意，他會坐在位置上翹腿翻報，同時從後方看著二十幾歲的她，凝視她白皙的後頸以及小腿。他如一隻非洲草原的獅子，死盯住獵物般，牢牢目視著她。

某日，四十幾歲的他依然從後方注視她，看她雙手啪啪啪聲響不絕，熟練操作打字機。入夜後，他留她單獨加班，強硬將她握住鉛字版的手，握住他的私處。濃厚的油墨味流竄，他雙手撐在千百條鉛字之上，皮膚被烙印了好幾個字。數月後，她懷有身孕的事被元配發現。

三十萬贍養費，兩子一女，他的第一任妻子帶走三個孩子，永遠消失在他的生命之中。柏偉的母親堂皇成為總經理夫人。由於深知她男人的習性，從此她面試打字小姐的標準，便是其貌不揚或矮肥短粗。

柏偉的父親沒想過會重新經歷一次婚禮，重新組織一個家庭，生出一個無法再讓他有初獲新生兒的感動，年紀相差甚遠的小孩。對他而言，這只是第一個家庭的複製貼上，那般容易預測又乏味單調。

後來，打字機被時代淘汰，再也沒有客戶購買，或請他做傳統油墨印刷，海量的灰塵便繁衍生根在地下室。印刷機台長眠，油壓裁紙機不再發出嗡嗡的噪音，全新打字機未曾開封，整面牆的千萬條鉛字，無以為文。

一樓，油墨味殘存而沒有開燈的客廳，仍然闐寂黑暗，癱軟又裂痕密佈的沙發，落在幾十年前打字小姐們的辦公位置。二樓，妻子睡了，近期歸來的兒子也睡了。但柏偉的父親依然睡不著。面對那股清醒，他已是厭倦多於怨恨。

●

窗簾縫隙間微微透光，房間由暗轉亮，溫度漸升。

只蓋一條薄毯的柏偉，被鳥鳴聲與褲裡的晨勃喚醒。

他的意識還在搖晃，眼皮也黏黏的難以睜開。他翻身側躺，彎屈身體，像Y字母的左半邊。柏偉試著讓堅挺的前緣離開褲檔，舒緩緊繃感的不適。漸漸地，血液會洩洪，凡膨脹的必收縮，他將完全醒來。

柏偉藉由光線的強弱，判斷外頭的世界幾點鐘。他以爲他上班快遲到，一回神，才想起他安然躺在老家，而非台北的租屋處。

他起身坐在床邊，鼓勵自己今天要認真搜尋工作。他在無聲的精神喊話後，走進浴廁。他拉下內褲，排出溢滿整夜的尿。陰莖前端的透明黏液和尿液交融，黏在一起，下墜。其中幾滴流淌到前端皮下，落在馬桶座墊邊緣和磁磚地板。磁磚的縫隙已泛黃藏垢，飄起一股酸味。

柏偉厭煩每日皆如此的身體。

他打開水龍頭，手指沾上幾滴水，反覆褪去淡褐色的包皮，沾走皺摺上的黏液。然後再淋水、褪去、沾走，直到黏性消失。

這一日常動作，突然讓他想起童年所沾染的黏稠的油墨。

那是白天有光的時刻，他的父親在騎樓清洗打字機，從廊柱的水龍頭接上橙色的水管，再接合高壓清洗噴槍，朝鉛字版和齒輪噴洗。一灘黑色的黏性物流瀉出來。他喜歡用手指去沾幾滴，擺到鼻孔嗅聞。

一旁的父親，卻是用力搓揉快變成黑色的肥皂，仍然難以洗淨沾染油墨的雙手。然後父親轉向柏偉，使力呼他兩巴掌。

記憶收束於此景，畫面不再捲動。

柏偉的上班族作息，在他返家後如故。母親比他更早起，餐桌也早就備好食物。一鍋粥，兩碗豆漿，幾道從早市買來的素菜，切好的奇異果與香蕉。柏偉下樓，在餐桌邊吃邊看家裡訂的報紙。進食不久後，父親也下樓，臉色卻硬邦邦，揮一揮手示意他去坐別處吃，然後取過溫熱的報紙。

是安怎伊欲叫我去別位食？——柏偉感到困惑。

雖然餐桌小小一個，但各有各的位置，柏偉不曉得父親的保持距離，是爲了不想被破壞用餐環境，或是對於父子同桌感到難爲情。

柏偉不發一語，將食物挪去沙發吃。他聽見父親粗魯翻報，拍拍折折，混雜清痰聲，在空曠的一樓迴盪。

柏偉想起退伍那年，他也是配早餐看報，隨後下樓的父親見狀，與他爭執。父親要的是全新的熱騰騰的報紙，而非已經攤開，有折過的痕跡，或是些許油墨被沾走，失去堅硬質感的軟紙。

他無法認同父親的某些固執，就像父親也從來不認同自己的母親。

柏偉最後一次見到祖母，是他十歲時。

祖母那天從養老院搭計程車來，正值黃昏，打字小姐們啪啪啪操作打字機，客戶進進出出。國小剛放學的柏偉，坐在亮綠色小板凳看電視卡通。他瞧見祖母在騎樓外徘徊，遲遲不敢靠近，而母親此時在地下室挑撿鉛字條，父親在一樓修理打字機。

祖母半盲，牙齒剩沒幾顆，淡褐色的皮膚表面都是黑色老人斑，披著兩三件花紋絲質外衫。柏偉懼怕祖母的外貌，跟他看童話故事書的老巫婆同一個模樣。

過了許久，祖母往門口接近幾步。柏偉的父親發現，一個箭步衝向門口趕她走。彷彿被外敵入侵領域，柏偉的父親喊了幾句，甚至作勢拿起掃帚。

祖母要錢不成，緩緩轉身，像露螺一樣慢慢走遠。嘴唇好像說了一些話，但輕到無人知曉。柏偉遠遠看著像老巫婆的祖母的背影，回想她剛才求助的面容，使他心裡滋長一股異樣的沉悶的憐憫。

每當門口來一些賣口香糖的、賣玉蘭花的、沒錢搭車的，柏偉都會萌生相同的感覺，而父親總是驅趕他們如驅趕祖母一樣。

後來，祖母孤獨地死在養老院。

柏偉再也無法親口聽祖母述說，為何她的兒子如此憎恨她。

每個人的身體裡，藏最深的是記憶。

柏偉再次住在家裡的這段期間，觸摸斑駁的樓梯扶手，嗅聞淡淡的油墨味，或坐在癱軟又裂痕密佈的沙發，都會想起兒時的傷痕與純真。他凝視未曾改變的事物，也遙望似遠卻近的回憶。

然而，新的感受重重壓過他陳舊又單純的想像。

某夜，柏偉躺在床上思考模糊的未來，卻不小心想太深，錯過入睡時機，索性起來下樓裝水喝。柏偉踩在有灰色足跡的樓梯，發現一樓客廳並非黑暗——那裡有一道白色光芒射散。

他瞥見父親坐在沙發，眼睛並未睜開，似乎半夢半醒。柏偉將目光轉移到電視機，畫面上播的是一個光著身體的男子，扶著裸體女子的腰間，像復仇般對她的臀部猛力衝撞，女子的雙乳劇烈晃動，雙手扶在牆上。中文字幕是兩人的短促對話。他沒聽到任何聲音。

柏偉的皮膚感到一陣尷尬，他立刻將目光轉回父親那張生滿黑色老人斑的臉孔，確定父親沒有睜開眼睛，沒有發現樓梯間的暗影，他才踮起腳尖倒退上樓，決定不喝水了。

回到房間，柏偉試著梳理方才映入眼眸的景象——是按怎伊半暝仔毋去睏？是按怎伊欲佇客廳看彼？老歲仔人敢閣有這款需要？

柏偉這才發覺，他不但隔絕於老年人的慾望，也從未探索父親的內心缺口。他清楚母親已經停經多年，但不了解更老的父親是否已陷入彷彿停精的狀態。當心理欺騙不了生理，身體抵抗不了病體，藉由何種方式才能喚回青春或填補不滿足，柏偉不願安逸於直覺的判斷。他只是有點害怕，一旦自己成爲像父親一樣老的老人，是否也會在夜裡尋覓出口，像唐吉訶德般與無能開戰？

柏偉躺在床上，一邊思索遙遠的晚年，一邊放鬆自己青壯的肉體，試著壓抑過於亢奮的思緒，逼迫身體入睡。

翌日，大片陽光穿透未拉攏的窗簾，房間已清醒多時，溫度高升。柏偉於意識朦朧中醒來，但他並非醒於鳥鳴聲，而是被下半身與薄毯之間的殘留物黏醒。

害矣……害矣<sup>7</sup>——柏偉無奈地將手伸進褲檔，巡邏周邊，藉由手背與手掌的觸感得知波及範圍。凡膨脹的必收縮，凡溫熱的也將冰涼。起初流洩出來的白色黏稠物尚溫熱，轉瞬即成冰涼狀態，黏在內褲內、陰髮間、大腿內側，滲透到內褲外，沾到薄毯。

——連毯仔嘛溇著<sup>8</sup>……真勞煩。

柏偉試著回想是什麼樣的夢，讓這些白色逃犯沒有遺留在夢裡，而是竄到了夢外，將他私處的毛髮染白。他努力捕捉，雖然夢境有些模糊，但他肯定昨晚出現在他夢裡的是父親。

父親站在潮濕的地下室，全身赤裸，皮膚依然是鬆軟的皺摺，背上一坨像露螺的殼更形巨大，斜傾的眉宇延伸出一對黏黏的觸角。父親扶著一名年輕裸女的腰，對她的臀部衝撞，觸角勒緊她白皙的後頸。柏偉蹲在樓梯窺視，下體產生強烈反應。黑暗中，一道白色光芒發散，他射精了，但已忘記是老的他還是小的他射精了。

柏偉離開床鋪，走出房間，把薄毯丟入洗衣機，進浴室洗澡。

他將內褲放在腳邊。等待溫水到來之前，先讓冰水從水龍頭往下沖，將內褲的黏稠物沖走。溫水來後再轉蓮蓬頭，朝下體沖洗。

---

<sup>7</sup> hāi-ah, 糟糕。

<sup>8</sup> kō-tiòh, 沾染。



柏偉拿起粉色的肥皂，發現上面黏有幾根黑裡透白的毛髮。柏偉試圖搓掉它，但表面又黏又滑，搓了幾次都弄不掉。他用手指摳起毛髮，然後一小片肥皂被挖了起來，塞進他的指甲縫。

柏偉用指縫拉撐黑色的陰髮，將肥皂來回搓滑，然後沖掉泡沫。反覆幾次後，他才放心黏性已完全消失。接著他蹲下，雙手搓洗內褲，直到布料獲得嶄新的光澤。

柏偉已經習慣除黏的過程，畢竟單身時，白色逃犯幾乎每個月來一次，有時清晨，有時半夜。如果是嚴寒的冬日，他甚至一邊蹲著搓洗布料，一邊顫抖他硬朗的牙齒。

內褲尚未完全擰乾，門板卻振動了起來，夾雜催促的話語——是父親。

是安怎伊拄拄仔好欲入來浴間仔？

柏偉不解，但他還是冒出怕耽誤別人的心思，立刻拿起毛巾，快速擦拭頭髮、頸、胸、背、臀，略過手和腳，眼前的幾根瀏海也沒擦到。他迅速穿上上衣和四角褲，撿起在地板上已經擰成螺旋形狀的內褲，開門，腳在腳踏墊踩了幾下，然後快步離開。

父親在走道上迎面而來。

柏偉先是裝作若無其事看地板，然後再用眼角餘光試探父親。他看見父親的頸子披著一條獅鬃毛般的棕色毛巾，頭上毛髮散發強烈光澤的黑，每一條皆向後梳。毛髮由於稀少，頭皮清晰可見——原來父親又在染髮。

他的鬢角附近有些黑斑，不知是滴漏的染髮劑，還是他的老人斑。

柏偉將內褲丟進洗衣機，跟薄毯一起洗。回到房間，他用衛生紙擦去手腳的水滴，打開電風扇，吹乾那些未乾的布料。

他不懂父親為何堅持黑髮。柏偉以前總是篤定自己就算到了晚年，也會寬心接受衰老的模樣，畢竟人難以違抗自然，白髮也可視為歲月贈與的勳章。但父親卻選擇頑強對抗，即使舉手投足都是孱弱。

柏偉重新思索，一旦自己成為像父親一樣老的老人，他會搖旗抵抗，還是任由白髮的藤蔓纏繞晚年？然而，那對他來說過於遙遠，他首先必須處理的是壯年的關卡。他打開電腦，登入人力銀行網頁，繼續篩選他理想中的工作。

●

家門前的柏油路，仍散發一股老邁的油墨味。

這一夜，柏偉的父親盡情待在屬於他的浴室，坐在小板凳，不停拿肥皂往身體蹭，從脖子到腳掌，確保泡沫與香味掩蓋他軀體每一處。

幾個小時前，他從電視養生節目看到關於老人體味的討論，立刻像被電擊到一樣，憶起妻子當年說要分房睡，可能與自己的體味有關。

他洗掉泡沫，再反覆搓揉肥皂抹遍全身，抵抗皮脂腺功能已退化的現實。他在浴廁待了一小時，但他不必再擔心後面還有多少人等著進來，洗澡前也不必害怕地板被弄得濕答答而滑倒。

柏偉終於離開這個家了。

他的居家空間，他的終老之地，又恢復往日的廣闊與寧靜。他終於能好好喘息，休養快要破掉的耳膜。

肥皂被他越搓越小，小到像一顆麻將。有時候，他會從二樓陽台窺探對面的玻璃窗，那裡有夜燈下映照的洗牌身影，和麻將碰撞的清脆聲響。他慶幸還有耳根子的聽力，能藉由麻將碰撞聲獲得一抹慰藉。

「喂！浴間仔無雪文矣啦！提一塊雪文予我！」柏偉的父親在浴室門內大喊，料想妻子應該聽得見。

不遷就也不妥協的晚年生活，是他無論如何都要防禦的城池。人不能決定童年的模樣，至少要掌握晚年的形狀。

艱苦頭，快活尾——他在午夜躺平時這麼想。

然而艱苦不止的仍是失眠，還有深夜裡如湧潮般捲來的慾望。

柏偉的父親在黑暗中摸索下樓，坐在癱軟又裂痕密佈的沙發。老舊電視發射出變幻的白色光芒，他臉龐的老人斑清晰可見。他轉到熟悉的頻道，關靜音。

他俯視端詳自己的下半身，仍是一片凝結的寧靜。

煞煞去，無要緊——他想。

做了攝護腺肥大切除手術後的這些年，勃起障礙始終揮之不去，任何刺激再也喚不醒他的陽具。血不在，他不再等待，反正褲襠裡的命根子，跟面子已然無關，至少他還有堪用的耳根子。

已是凌晨兩點半。

柏偉的父親眼皮漸垂，呼吸轉慢，軀體的肥皂香味漸散，乾裂的嘴唇微微張開。吸入一口淡淡的油墨味後，他彷彿可以聽見打字機的聲響在周圍縈迴繚繞，而自己仍

是仰在整個空間最深處的王者。他放鬆原本就鬆軟的身體，包括那佻儻的露螺的殼。他黝黑的稀疏毛髮，一根根散在沙發上。在一切不可見的黑暗裡，他終究像隻衰老的雄獅沉沉入睡。